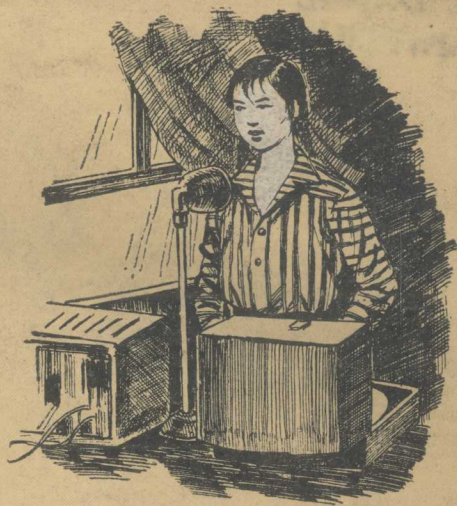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列车广播员

王光明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(短篇故事集)

列車廣播員

工人 王光明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长沙

內 容 簡 介

本書的作者是衡陽鐵路材料廠的一位青年工人。書里選有“把火種燃燒起來”、“列車廣播員”、“裝車”、“我值班這晚上”、“創新紀錄”等12個短篇故事，這只是他近幾年來創作的一部分。這些故事，短小、樸實，反映了鐵路工人新的生活面貌和大躍進的情景。

編號：(湘)1353

列 車 廣 播 員

著 者：王 光 明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)

長 沙 市 新 村 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印 刷 廠

長 沙 市 蔡 錫 中 路

發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張：1 5/16

字數：26,000

1958年11月第 一 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數：1—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9·412

定價：(5)一 角

目 录

列車的前面和后面.....	(1)
光荣榜上的新人.....	(3)
装车.....	(5)
加工改制.....	(9)
列車广播員.....	(13)
第一次审核.....	(15)
我值班这晚上.....	(18)
林青要走了.....	(22)
深夜的客人.....	(25)
难忘的清晨.....	(28)
創新紀錄.....	(30)
把火种燃燒起来.....	(32)
后記.....	(38)

列車的前面和后面

天完全黑了。在这个关內仅有的电动信号車站站場上，到处显示着各式各样的信号灯光，有紅、有藍 还有黃。老远看去，真象天上的繁星在眨着眼，加上調車来回各股道間，好似熱鬧街口的人群在熙熙攘攘。稍为走近一点，你真会把那各色的灯光当做节日晚上的彩牌呢。

“多漂亮的車站啊！”小刘一蹦一跳地打着口哨过来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下，又照例整理一下扎在腰間的皮工具兜子，看了一下“电石灯”和“搬手”，然后就在三角綫岔口处軌道上坐了下来。通常在这样美好的夜景里，小刘总爱回想他是如何在这个車站长大起来的，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了，他在捉摸着“搞万輛不漏修、不漏檢和不甩車的作业”，团支部書記、段长的話老是在他耳边响着。

“喂！嘘——嘘！小刘呀，車快到了！”

这是小刘的伙伴庄在朝打着口哨，一面用大嗓門粗声地叫喚着他。庄在朝和組长吳連魁走在一道，正在找小刘哩。小刘連忙一蹲就从軌道上跳起来跑过去，皮兜儿“梯他、梯他”地响着，跑到三股道上才赶上他的伙伴。他从后面猛地抱住庄在朝的肩膀，把庄在朝吓的一惊，順手拿起檢点錘，掉过头就装着要打他，小刘一側身就鉆到組长吳連魁的后面，扮了个鬼臉說：“告饒，告饒，喂，說正經的，今晚这趟車都是农业社支援工业基地的东西

哩。”

“有些什麼呀？”庄在朝假装不知道地問。

“什麼都有，有南竹呀！豬呀！還有蔬菜。”

“哼！那不錯”，老庄和小劉相對的笑着。

“鳴——卡登，卡登”，車子進站了，等車子一停穩，小劉、庄在朝和他們組里的伙伴們，一個個生龍活虎似的都鑽到車底去了。接着，“叮噠，叮噠，吱——”的聲音就響起來了，這是小劉在用新式方法檢查輪箍。不一會，小劉忽然喊起來：“組長，哎呀，輪箍有毛病，快來解決吧！”

“要不要緊，不要緊就算了吧，時間不多呀。”組長吳連魁皺着眉紅着臉說。

“不行呀，組長，我們不是已經有5千輛不漏檢不漏修了嗎？”小劉在車底急促地說。

“人家段上檢查不出的，沒關係，要不然就通知站上甩車吧。”吳連魁爬出了車底，就用粉筆在車箱上寫了一個“甩”字，口里罵了一句，“真他媽的。”

小劉和庄在朝這時也跟着爬出了車底，連忙說：“組長，這不能甩呀，這是一車蔬菜，你看已經開始爛了，再一甩，又得耽擱一天，那不會爛完了嗎？”

“那你說怎麼辦呢？”組長不耐煩的說。

庄在朝馬上頂上一句說：“我們不是學了快速檢車法么，用換輪工具，我們來突擊一下，換輪吧。”

“自己換”吳連魁反問了一句，又接着說：“今天不行，要搶‘點’！我們還沒有換過頭一次，出了事情，我可負不了責。”

伙伴們都在看着小劉，听吳連魁這麼一說，都嚷道：“大家

負責吧！”

小刘拔脚飞跑。一会儿，他向站上报告了情况，把輪子也推来了。

大伙儿劲头更大了，几个人一齐动手，很快地就把車輪换了，小刘看表，还差十分鐘才開車。他笑嘻嘻地告訴大家說：“今天我們做到了不漏修，又沒甩車，真正支援了工业基地呀！”

吳連魁紅着臉說：“今天干得不錯，只有我这个脑瓜子呀，跑到列車后面去了。”

发車呵！列車装着滿載的貨物平安地开出了，坐在那蔬菜車上的农民正在感激地揮动着毛巾呢。

(1955年10月)

光荣榜上的新人

在北京学习快两个来月，这次一回厂好象一切都变了样，当我一跨进厂門最吸引我的就是光荣榜上增添了一些人，但第一个映入我眼簾的就是那个管廢料的老姚。

老实說，我真不相信管那些“破銅烂鉄”也能搞出个名堂来；老姚却搞出个名堂来了。

我于是去拜訪他。

正想轉动身子，忽然一个有力的手，在我肩膀上重重的拍了一下。我还来不及轉身，老姚却叫了起来：“小王，好久回来的？这次一定收获不少吧！”我轉过身子說：“哪里，哪里！还是姚老师傅

不简单，以后多帮助我呀！”

他倒是无所谓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只是搞了一些小玩意。”

他接着握了我的手说：“小王，你到处去看一下，我还要到后面去搞废铅。”

我目送老姚迈着硬朗的步子到后面去了。

为了看个究竟，我也快步的赶了上去。等我赶到时，老姚正拿着锤子、刀子在割废铅皮电缆，他头也不抬在一锤锤地敲着。

我好奇的问了一下：“您这个搞了做什么呀。”

老姚抬起头说：“厂里做‘铅弹’没铅呀，我想搞下来是可以的。”

“不过还要用火熬一下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。

我说：“你这样可解决一些原料困难？”

老姚没哼声，半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

我没征得老姚的同意，又溜进了他摆得整整齐齐的一些用废料加工配制成的成品材料，有“导线平轮”、“电话机”、“马达”……。我伸了一下舌，返回原地对老姚说：“老姚呀，你这里真是一个宝库呀！”

我本想再同他聊上几句，但猛一想起，我回来还没有报到，就逡往厂长室走去。

从厂长室出来，已经下了班，天下起了毛毛雨。我老远就看见老姚在弯着腰拖着一辆笨重的板车。

我连忙跑去帮他拉了一下。我说：“老姚呀！怎么下了班还在搞呀，你看天又下着雨，我帮你拉吧！”

老姚急了，他歇了下来，抓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休息吧，刚回来，我这点废钢铁是从那塘里弄来的呀，现在国家急待废钢上缴啦。

小王，你看到報紙上還号召了呢？”

他一邊說，一邊推開我，我沒法只好從後面幫忙推着。

到目的地了，我和他卸下了廢鋼鐵。

我心里想着：所有的人都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績。

（1956年10月）

裝 車

近來，這個火車站的貨運量大大增加了。這一天，貨房辦公室卻緊關着門。丁主任在這間屋里，正悠然地來回踱着方步，一面抽着香煙，很自得的样子。一會，他踱到牆上的那面褪了色的“優勝紅旗”面前停了下來，望着它出神。他回想起自從自己當上主任那天起，月月都完成了運輸任務；並且好些貨物淨載量都超過了局定標準。現在貨運量正天天增加；眼看這個月的任務又沒問題了。丁主任想着，臉上不禁流露出欣慰的神色。可是當他一眼看到放在桌上的那個司磅員小林子關於“試裝雙鐮犁拆輪子”的意見書時，眉毛馬上緊緊擠到一塊，極不耐煩地自言自語：“又是她，真傷腦筋，沒來幾天盡搞些鬼名堂，得好好的……”

丁主任的話還沒說完，只見小林子氣呼呼地一下沖進房來，劈面就喊：“丁主任，我那個意見怎麼樣？”

“不行呵，小林子呀，你為什麼老是調皮呢？”丁主任盡量把話說得委婉一些。

“我的意見到底行不行？剛才我與農具廠都聯系過了，他們

也同意試裝。”小林子說完又緊盯着丁主任。

“你先走吧，我們馬上開會研究。”

小林子走了以後，丁主任冷笑了一聲說：“毛都沒長齊，盡胡出主意；把輪子拆了出了事故誰負責！”

在貨房辦公室里，會議開始了。丁主任、裝卸所劉主任、司磅員小林子、裝卸工王益三、李祥幾個人圍坐着，老半天誰也沒先開口。還是丁主任嘿嘿哈哈的首先遞給了劉主任一枝煙卷，又站起來划燃了一根火柴，接着才慢吞吞的望了一下劉主任說：“我認為小林子關於雙鍾犁拆輪子裝車的意見，精神是好的，但具體實行有困難。拆輪子要是造成了破損事故怎麼辦？”

劉主任馬上欠了欠身子，不自然的笑了一笑說：“我基本上同意丁主任的意見。大家應該想一想，雖然小林子意見是不錯，但拆輪子畢竟是從來沒有的事，要是萬一拆出了事故……”

丁主任還沒等劉主任說完又接下去：“我們是先進站，要是完不成任務那才丟臉哩！”兩個主任這麼一唱一和地說下去，根本不象開會，倒象別人是專來聽他們說相聲似的。

小林子聽他們說得差不多了，才一下站了起來，把掉在額前的幾根頭髮朝後理了理，微紅着臉說：“你們不能這樣看問題，不能光在過去成績上打圈子。這樣裝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聽說調度就只撥來一個30噸的散車，照老辦法是無論如何裝不完的。”

小林子說完，眼光在其他人身上一掃了一遍，然後很快的坐下了。

她的話剛落音，裝卸工王益三馬上接了腔：“第一，目前搞先進生產運動，小林子意見應該採納試裝。再說……”

李祥沒等王益三的話說完也搶先說：“小林子就是會想办法，上次裝‘南竹’‘空油桶’都超過了局定標準。”

另外其他幾個同志也都說：“小林子在大家的幫助下是會成功的。我們就試試吧！”

丁主任望了一下大家，搓了搓手說：“好吧！就依你們的。不過我得告訴你們：影響了車點、出了事故，你們可要負責。”

會議散了。王益三、李祥他們直往貨場那邊走去，小林子站住想了一下，也馬上朝貨場那條路上跑去，一面喊住他們。

王益三、李祥都停住了腳步，等小林子趕上來了，三個人一排走着。

王益三低頭思索着說：“打鳥就是離不開山林。”

“捉蛤蟆也要沿田邊”李祥接了腔。

小林也一路默念着“打鳥……山林……沿田邊”。

他們三人來到了貨場，走到放雙鏟犁的地方，三個人都蹲了下來。小林子把袖子一卷，三個人把雙鏟犁，翻過來，一放，復過去一擺，各人心里琢磨了半天，誰也沒吭聲。最後三個人一合計都歡喜得叫起來：“准能行！”

“把輪子塞縫，把軸豎着捆，再用反正扣的辦法！”

30噸的敞車送來了，他們馬上按照新的方法開始試裝。小林子一下跑到跳板上，一下又爬上車沿；王益三、李祥兩個更是累的滿頭大汗，商量這樣放、那樣擺，他們臉上的表情又是興奮，又是着急。

徐站長、陸主席、丁主任、劉主任都來到旁邊看了。

“全部裝好了！一共320部雙鏟犁，比原裝多了60部！”這是王益三的粗嗓子在叫。

“呵！……哈哈！……”頓時貨場上沸騰起來了，工人們都高興得喊起來，一下把小林子、王益三、李祥三個都圍起來了。

這時徐站長也興奮地走到小林子跟前，緊握着她的手說：“好姑娘，真有辦法！以後就这么干吧！”



小林子臉都紅了：“多虧王益三和李祥的幫助。”

王益三和李祥也半開玩笑半認真硬梆梆的說：“這與我們的丁主任領導分不開的！”

丁主任卻點了點頭，聲音小的聽不見：“哪里，哪里……”話沒說完就悄悄溜走了。……

太陽的光芒，照在丁主任的辦公室里。他又緊閉着房門，在寫提高裝雙鏟犁的總結。每當寫到“我……”的時候，直冒汗的臉上，又有些發熱。

（1956年7月）

加工改制

星期一的上午，天气很晴朗，但机客車配件庫里的几个人臉上却象蒙上了层烏云。倉庫主任老伍、管庫員小孙和吳恩普，緊緊圍坐在火爐旁边，他們都在为彈簧供应不上的事发愁。

小孙不知怎的，今天說話时老是气冲冲地：

“伍主任，咱們老是坐在这儿研究，緩冲彈簧到底怎么解决呀！今天一上班車輛段就打了三次电话来催，說是車子等着出去。”

“那我們有什么办法呢？要是别的料倒还可以找找代用品，可这玩意是处里掌握的材料，听說很多地方都缺哩。”伍主任一手彈着烟灰，眼睛盯着火爐說。

小孙竭力捺住自己对主任不滿的情緒，低低地說了一句：“那我們就眼看着停工待料？”

誰也沒再出声，空气更低沉了。半晌，伍主任突然从椅子上站立了起来，嗯了一声，鼻子一聳，来回走了几轉，老半天才开了口：“想啥？計劃又不是我們掌握，料調不来是业务股和材料处的責任；我們是有料就发，无料也沒有办法，頂多盖上一个‘缺料’图章就完事！”

小孙实在憋不住了，等伍主任一說完馬上就頂上了：“那难道我們就沒有責任，就一推六二五？”他激动得脖子都紅了，但他立刻又覺得，这样冲动又能解决什么問題呢？停了一下，見大家

還沒說話，就掉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吳恩普說：“我們还得想办法呀！党支書不是在动員报告会上說过嗎？我們干材料这一行，必須做到为用料單位具体解决問題……”

吳恩普抬起头来严肃地望了望伍主任說：“小孙，你說的对！我們是可以想出办法的，我們一定要想办法克服困难！”

小孙剛才那些話伍主任本来就听不順耳，現在又加上吳恩普这一說，心里更冒火了。他把牙一咬，臉都气白了，提起脚往外就走，剛一跨出庫房門又扭头大声說了一句：“我干了二十多年的材料就沒看过彈簧缺料也能找窍门！……”

伍主任这种态度弄得小孙他們不知怎样好。

一会，业务股管計劃的老許和車輛段領料的老李，还有机务段領料的老欧都进来了。老李一边走嘴里还在嘀咕着：

“老許，走到这，走到那，到底咋搞的呀？現在还没有料！十月份計劃你总該替我們想想办法才对呀！先前家里有旧的倒还可以凑合一下，可是現在不行，这几天段里車子等着出去，老师傅天天在叫喚，真是‘巧媳婦难做无米飯’我看……”

小孙一听他們这一說，突然一下的站起来，打断他們的話說：“別忙！你們先回去，下午一定回你們的信。”

小孙這句話把吳恩普他們都弄呆了，到底葫蘆里卖的什么葯呢？等老李、老欧前脚剛跨出倉庫門，他們就紛紛圍住小孙問了：“你找到什么窍门呀！快講出来听听！”

小孙紅着臉慢吞吞的說：“嗯！”很快的又說出“还没有！……我是想……唉！就怕不成……”

吳恩普馬上說：“不要緊，一个青年團員應該在生产中解决別人不能解决的困难問題。”老許也說：“有啥困难我們一定支

持你。”

小孙考虑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說出来了：“我剛才一听得他們說以前把旧的代用过，我就从这方面动了动脑筋，記得去年缺‘銅盘閥’时不是也吵的很凶？当时情况和現在差不多，后来还是用改制的供应上了。我就考虑这彈簧也可以改制成。二庫前面那雨棚底下，不合規格的旧彈簧还多着哩，是不是也可以加工改制試試看呢？”

老許一听，高兴得直咧嘴：“行！你这个办法八成办得到，咱們就一起去看吧！”吳恩普也接着說：“对！我們說干就干！”

他三个剛跑到雨棚底下，小孙就从屁股后面口袋里拿出鋼卷尺来量，从彈簧口和高一量，又把圈数一数，就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喂！快到这里来呀，根据这尺寸是可以改呀！”

老許一听跑龍来看一下掉头就跑，一面說：“我到合理化建議委员会去拿表去！”吳恩普上一步喊道：“老許，快点去，回头把厂长也找来！”

老許走了不大一会，伍主任也板着面孔到雨棚底下来了。

小孙一見伍主任又是緊張又是欢喜，忙迎上去招呼：“伍主任，剛才我們研究了一下用庫存旧彈簧加工改制，不但行，而且大尺寸还可以一个改二个……”他看对方沒出声，又追了一句：

“你看能行？”

伍主任踢了踢地上的彈簧，不动声色地說：“我看……还是別費勁吧！旧彈簧加工？……彈簧是二項材料，是管理局材料处掌握的；你这样改制，用意虽好，我个人也沒有什么不同意，但就怕材料处不会同意，到时候不但会浪費彈簧，而且还会損失加工費……嘿！”他发出一陣不自然的冷笑……又接了一句“到那时

我可不負責！”

吳恩普在旁正要說而沒有說出口，老許老遠跑來就哇啦哇啦的叫起來：“小孫呀！廠長同意了！”

老許跑到他們面前，還沒喘過氣來，就興奮地告訴說：“合理化建議書已拿來了，廠長也會來，他很贊成小孫的辦法”。正說時，只見丁廠長也來了。

丁廠長一開口就問伍主任：“你看怎麼樣？”

伍主任的臉陡然一陣發紅，但仍然定住了神：“我看是不行，他們既然說行那就讓他們干吧。”

丁廠長點了點頭，他彎下腰，蹲在彈簧旁把皮尺拿出來量了一下，自個兒點了點頭，望了望小孫和吳恩普又看了伍主任一眼說：

“伍主任，我們不能光憑自己經驗辦事。小孫，你同老吳把彈簧送一兩個到修配所去加工試試，告訴他們到下午就要回信。”

下午，材料修配所送來了加工改制成的樣品。丁廠長、小孫、吳恩普、老許、伍主任還有車輛段、機務段領料的，都在坪上圍着看加工改制成的彈簧。

小孫笑着紅着臉從人叢中鑽進來看一下又鑽出去，老許不停地叨唸着：“小孫真不錯呀，為用料單位解決了具體問題。”

不知是誰好象又是潛動股搞推銷的那個老王在說：“不光這呢，剛才鄭州局那個出差的同志還說要求加工后讓給他五百套。”

(1955年5日)

列車廣播員

前些時候，我坐火車到長沙去。

剛準備上車，碰上了小戴。小戴是我們廠里戴師傅的閨女，這趟列車的廣播員。

她從廣播室里探出頭來叫我：“到我這兒來吧，小王！播音很快就要結束了。”

我上了車，到了她的廣播室。小戴說：“等我播音結束了再聊聊。”

我點頭。她迅速地打開播音機開關，對着麥克風講話了：

“各位旅客，列車馬上就要開啦，有送客的同志，請趕快下車！”

列車長鳴了一聲，就徐徐開動，播音機里的歌聲伴着列車前進。快到衡山時，她又說話了：

“前方停車站就是衡山車站……今天播音已經結束了，祝同志們晚安。”

她關上了開關，移動了一下桌上的麥克風，轉過身子來。我搶着先開口：

“小戴！工作不錯啊！一口道地的衡陽話，全丟啦！”

我這麼一提，她活躍起來，說：“這還多虧你和同志們的鼓勵呢。說起來話長，記得去年三月，爸爸退休啦，我就頂上了列車廣播員。有的同學聽說我在干這個，就來勸我：小戴當列車廣播